

泖荡田上绘新图

——新五公社改造万亩低洼地的斗争实践

SAIX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泖荡田上绘新图

——新五公社改造万亩低洼地的斗争实践

上海市松江县《泖荡田上绘新图》编写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泖荡田上绘新图
——新五公社改造万亩低洼地的斗争实践
上海市松江县《泖荡田上绘新图》编写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.75 字数 35,000

1974年3月第1版 197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1,000

统一书号: 16171·119 定价: 0.13元

毛主席语录

**鼓足干劲, 力争上游, 多
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。**

农业学大寨

水利是农业的命脉

目 录

写在前面.....	1
一、旧社会,血泪洒满荡	4
泖荡田的演变	
泖田人民的血泪仇	
灾难深重的“穷水窝”	
二、作主人,初战泖田水	11
兴修水利,战胜地面水	
反复实践,认识地下水规律	
泖田人民的愿望一定会实现	
三、起宏图,泖田重安排	22
怎样降低地下水位?	
为什么要“推翻老水系,重建新水系”?	
统一思想,鼓舞斗志	
四、战困难,人民创奇迹	33
技术再难难不倒,边干边学	
阶级敌人搞破坏,坚决斗争	
投资再多不伸手,自力更生	
工程再大不动摇,艰苦奋斗	
五、送旧貌,迎来新天地	45
水害变水利	
低产变高产	
荒泖荡变新水乡	
还要努力作战	

写在前面

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。”上海郊区松江县新五人民公社广大贫下中农、社员群众和革命干部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，进一步树立“愚公移山，改造中国”的雄心壮志，从一九六六年起，深入开展“农业学大寨”的群众运动，大搞以降低地下水位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，重新安排柳田水系，彻底改造低洼地，变水害为水利，变洼地为良田，变低产为高产，在一万五千亩柳荡田上，绘上了一幅又新又美的图画。

新五公社位于松江县西南角的黄浦江边。全公社二万七千亩水田中，有一万五千多亩柳荡田。这片柳荡田，四周高，中间低，象只盆子，地面高程一般只有吴淞零上二米四十厘米～二米五十厘米，有的圩区的地面高程只有二米二十厘米～二米三十厘米。而每年七、八月间外河水位却有二米八十厘米～二米九十厘米，特别遇到台风、暴雨、大潮汛一齐来时，外河水位有时高涨到三米七十厘米～三米八十厘米。在解放前，遇到这种情况，“一尺堤，二尺水”，万亩柳荡田成了一片汪洋，庄稼都被淹光。如果遇到久旱不雨，柳荡中的河道河底朝天，柳荡田就遭受旱灾，禾苗枯黄死去。真是大雨大灾，小雨小灾，无雨旱灾，十年九灾，柳田劳动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。

解放后，在共产党、毛主席的领导下，柳田贫下中农翻身

作了主人，依靠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，向泲田恶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，取得了很大胜利。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，化了十六年时间，开大河，筑圩堤，建水闸，造机房，大兴水利，战胜了泲田的地面水，基本上解除了旱涝灾害的威胁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，冲破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束缚，从公社的实际情况出发，制订了一个从根本上改造泲荡田的规划：“推翻老水系，重建新水系”，向泲田地下水宣战。他们采取“平”（平整土地）、“开”（新开河道）、“围”（筑圩围田）、“排”（造闸排水）、“灌”（设泵灌水）等措施，完成了二百六十多万土方的农田水利工程，使泲荡田的地下水位比原来降低了五十厘米左右，把一万五千亩泲荡田改造成为高产稳产的丰产田。如今，大小河道纵横交错，排灌沟渠四通八达，机房、水闸配备成套，拖拉机路通向四方，块块田地大小一样，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五业兴旺，呈现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

泲荡田上绘新图的事实告诉人们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就会无往而不胜。

柳荡田上绘新图的事实告诉人们：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。只要相信群众，依靠群众，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、智慧和创造性，什么困难都能被克服。

柳荡田上绘新图的事实告诉人们：要大规模地改变生产条件，就要有敢于大干的英雄气概，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，轻轻松松变不了面貌。

柳荡田上绘新图的事实告诉人们：要大干，就要全面规划，加强领导。有了规划，领导和群众都能心中有数，情况明，决心大，干劲粗，一步一个脚印地改变生产条件。

柳荡田上绘新图的成就，大大鼓舞了新五公社贫下中农、社员群众和革命干部继续革命的斗志，他们决心在万亩柳荡田上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来。



一、旧社会，血泪洒满荡

万亩柳荡田的历史，是一部血泪史。

柳荡田的演变

松江县过去有“三柳九峰”之称。“三柳”即三条柳河（圆柳、大柳、长柳），“九峰”即九座山（佘山、天马山、小昆山、凤凰山、辰山、鸡山、占公山、薛山、横山）。新五公社一万五千亩柳荡田就是在三柳之一的长柳之中。

翻阅历史资料，柳河（当时称柳湖）原来与青浦县的淀山湖连成一片，方圆百余里，是一个很大的湖泊。后来由于从长江中上游夹带来的大量泥沙，通过吴淞江（现称苏州河）、春申江（现称黄浦江）向湖泊内倒流，逐渐沉积，日积月累，把当初的汪洋大湖，淤塞成两个湖泊，淀山湖和柳湖就此分了家。

据一六六四年娄县（现在的松江县）志记载：“近三泾柳圆为圆柳，近柳桥柳阔为大柳，自柳桥向上萦绕百余里为长柳”；“三柳者圆柳、大柳、长柳，随地异名，实则一水”^①。由此可见，虽有圆柳、长柳、大柳之分，其实连在一起，共流一水。那

^① 清朝康熙二年松江府志记载。

时所谓的圆泖，就在现在青浦县沈巷公社向南一带；那时所说的大泖，就在现在松江县的古松、天马公社一带；那时所说的长泖，就在现在金山县兴塔公社向北一带，也包括松江县新五公社的万亩泖荡田。

又过了一百多年，据一七八六年娄县志记载：“一潮之淀，厚及一簍，一日二潮，厚及一钱。岁三百六十钱，二尺余！”^①这个历史记载，虽然缺乏现代那样比较精确的观察水文的资料，仅从一潮之淀推算到一年要沉积二尺多厚的泥沙，但反映了一个事实：现在的泖荡田是由潮水夹带来的泥沙逐年淤积在三泖而形成的。那时，靠近黄浦江两侧的泖湖，从现在松江县的石湖荡向西逐渐淤塞成陆地，三泖就此分了家。大泖一分为二，北半部归圆泖，南半部归长泖。靠近黄浦江北岸，就是现在的古松公社部分地区；靠近黄浦江南岸，就是现在新五公社的一个小镇老五厍一带，已形成陆地。远离黄浦江的就是新五公社的万亩泖荡田，当时，还是个水荡，但有的地方已开始种菱植芦了。老五厍镇，刚开始时叫“沪沙镇”，即从吴淞江（古称沪渎）来的沙而得名，后来，“沪沙”讹为“五厍”了。

又过了将近一百年，泖湖淤塞得愈来愈狭，愈来愈浅，沿泖居民开始筑圩垦田。外乡贫苦农民，也纷纷迁来。据一八七八年娄县志记载：“泖淀（即泖湖、淀山湖）之滨，民环而居，种菱植芦，侵占其田，筑圩岸以围之，鬲河泥以培之”^②。

可见新五公社万亩泖荡田的形成，前后只有二百年左右的历史。当时反动的满清封建王朝，严禁贫苦农民私自围垦，说什么要“押令铲其围，则其田不去自去矣！”还要“勒碑示禁，

^① 清朝乾隆五十年娄县志记载。

^② 清朝光绪三年娄县志记载。

永远不准升科”等等(均摘自于县志)。

广大贫苦农民向反动统治阶级和大自然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,风里来,雨里去,日复日,年复年,终于用自己的双手开垦出万亩泖荡田。

泖田人民的血泪仇

万恶的旧社会,反动统治阶级作威作福。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,迫得劳动人民喘不过气来。

现在新五公社的新中大队所在地区,刚开始围圩造田的时候,有个贫苦农民,因交不起地主的租米,被迫得走投无路,只得拖儿带女逃到这个荒泖荡来。那时,万亩泖荡还是积水连片,杂草丛生,鼠蛇横行,一片荒凉。他选择了一块高地,用芦苇、野草搭了一个草棚,就定居下来。也就从这个时候起,万亩泖荡开始有了人烟。后来,避难的人越来越多,一些交不起租子的,还不起债务的,被反动统治阶级剥削、压迫得活不下去的,不断往荒泖荡里跑。这些贫苦农民联合起来,把周围的三只漾(即三只水荡),围垦成五百多亩泖荡田,取名三漾村。

可是,在反动统治阶级统治的年月,荒泖荡怎能挡住那遮天蔽日的恶风邪雨呢!荒泖荡的天很快又被乌云罩住了。

泖田贫苦农民冒着生命危险,历尽千辛万苦用血汗开垦出来的泖荡田,眼看有收成了。万恶的地主阶级,就垂涎三尺,伸出血淋淋的魔爪,跑来抢田了。李塔汇(今松江县城西公社的一个小集镇)有个地主,靠了他内侄做知县的势力,来到三漾村,强行霸田。他反咬一口说:“这三只漾是我向衙门买的,你们为什么要抢我的土地?”泖田的贫苦农民愤怒万

分,要和这个地主评理,但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旧社会,贫苦农民到哪里去评理呢?有一个贫苦农民,家有五亩柳田,是他的父亲辛勤劳动开垦的。可是,万恶的地主硬说这五亩柳田是他的,要逼那个贫苦农民交廿五石米才准耕种。那个贫苦农民气愤极了,就与这个地主拚命,万恶的地主蛮不讲理,手段毒辣,把那个贫苦农民活活打死了。这个地主成了三漾村的土霸王。三漾村在老五库镇的西边,这个地主妄想永远兴旺,把三漾村改名为西旺村(现在是新中大队的一个自然村)。

解放前,万亩柳荡田的土地,几乎都被地主、富农霸占着。如解放前的西旺村,地主、富农的人口,只占全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五,而土地却占全村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二;中农、贫农的人口,占全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五,而土地只占全村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。

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。柳田劳动人民向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无数次的英勇斗争,这里只介绍一下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次斗争吧!

一九四二年十月,南柳村的贫苦农民,为了防止柳田旱涝灾害,联合起来要把村前一条淤塞的河道开通。但是,动工那天,消息传到了新五库镇上“田赋并征局”局长的耳朵里。这个家伙平时横行霸道,无恶不作,听到这个消息,来到南柳村,要每户先交一石米“开河税”才能动工。工地上的贫苦农民听了,愤怒极了,齐声吼道:“开河也要交税,这行的什么法?!”拿起铁锸、扁担,一齐拥了过去。那个坏家伙虽有四条走狗保护着,但是,见到怒火燃烧的人群扑来,吓得瑟瑟发抖,露出了纸老虎原形,夹着尾巴溜走了。开河的贫苦农民,紧追不放,一口

气冲到新五库“田赋并征局”。那些平时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坏蛋们，早已逃之夭夭。大家冲进大门，一见“田赋并征局”那块木牌子，新仇旧恨涌上心头，举起铁镐把木牌砸得粉碎，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，大长了劳动人民的志气。

柳田劳动人民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，虽然每次都遭到残酷的镇压，但是他们从不屈服，斗争从未停止过。

灾难深重的“穷水窝”

柳田劳动人民除了受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外，还吃尽了柳荡田水害的苦，真是苦上加苦呀！



解放前，万亩柳荡田是个“四多”“四无”的荒凉地方：水灾多、坟墩多、野鸭多、土匪多；无房屋、无道路、无桥梁、无树木。冬天一片白水，飞鸟成群；春天冻霜未尽，人牛落荡；夏天烈日炎阳，禾苗枯黄；秋天恶水淹荡，收成

无望。现在的新五大队，解放前叫“打牲埭”。因为当时的贫苦农民生活无着，只得去荒柳荡里去打鸟糊口，“打牲埭”的名字由此而来。

万亩柳荡田，地势极低，常年积水；又因是松江、金山两县

交界，匪盗经常出没在这里。柳田人民不敢、也不能在柳荡田里定居下来，都集居在远离柳荡田七、八里、十几里远的村子里。因此，耕种柳荡田的苦难，就很难用笔墨来描绘。

柳中无桥梁，趟水过河，这是柳田劳动人民经常遭受的第一个苦难。

万亩柳荡田，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都有十华里左右长。内有一百七十多只杂乱无章的圩区，二百二十八条弯弯曲曲的河道，但没有一座桥梁。柳田贫下中农下田劳动，就得趟水过河，少则趟一、二条河，多则趟五、六条河。男的光着身子过河，女的穿着衣服趟水。遇到刮风下雨，天气突然寒冷，人冻得发抖。许多贫苦农民，因无衣更换，要穿一天湿衣服，这怎么受得了！所以，柳荡田的劳动人民患支气管炎，关节炎，胃病的人特别多，许多人因无钱治疗，就断送了生命。

柳中无道路，难以行走，这是柳田劳动人民经常遭受的第二个苦难。

万亩柳荡田，没有一条象样的道路，只有极狭的田埂，劳动人民行走很困难，运肥装稻，只有靠农船。但是，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，河道常年失修，河面狭，河床浅，河道弯，船只运输也非常困难。遇到大潮汛，潮水大，运输困难小一点；遇到小潮汛，潮水小，运输真比登天还难。贫苦农民，自己没有农船，要等到船主（大都是地主、富农）的船空了，才能租到。有些贫苦农民，稻子割好后，因为租不到船，稻子只好堆放在柳荡田中。有时，一场大雨，稻子随潮而去，一年辛勤劳动，付之东流。有时，一群野鸭落地，糟塌粮食，一亩只收几十斤。

柳中无房屋，无树木，难躲风雨烈日，这是柳田劳动人民

经常遭受的第三个苦难。

万亩柳荡田，没有一间屋子，一只炉灶，一株树木。柳田劳动人民下田劳动，只得任凭风吹雨淋，烈日烤，酷寒冻。因为离家远，往返又不方便，不论天冷、天热，都把饭菜带到田头。夏天带去的饭菜，在高温下经常发馊变质；初春，经寒风一吹，饭菜结成冰淋。遇到下暴雨，无处躲藏，淋得满身是水；碰到寒风袭击，无处避冷，冻得浑身发紫；有时潮水猛涨，有家回不得，就露宿在潮湿的田埂上，饿着肚子，过着比牛马还不如的生活。

柳田劳动人民还经常遭受旱涝灾害。一九三九年秋，一场大水，万亩柳荡田一片汪洋，有百分之七十多的土地颗粒无收，有百分之二十多的土地，粮食亩产只收一百多斤。

但是，比豺狼还凶狠的地主阶级，还要残酷地逼租逼债，逼得许多贫苦农民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据西旺村村史记载：解放前，西旺村总共只有一百多户贫下中农，但却有七十个男劳力被迫到地主家做长工，有六十九个女劳动力被迫替地主、资本家做佣人，还有二十户鬻儿卖女，过着悲惨的生活。

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：

穷水窝，低柳荡，
有种无收泪汪汪，
租重债紧去逃荒，
哪年能改柳田样？

这首歌谣，不但唱出了柳田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，也反映了他们强烈要求改变社会现实和自然环境的强烈愿望。



二、作主人，初战泖田水

平地一声春雷响，拨开乌云见太阳。

一九四九年五月，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，解放了大江南北。从此，泖田人民见到了红太阳，翻身作了主人。

兴修水利，战胜地面水

泖田劳动人民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，斗地主，分土地，镇压反革命分子，对长期骑在人民头上的阶级敌人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。从此，他们扬眉吐气，意气风发地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。

泖田贫下中农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“组织起来”的号召，走上了集体化道路。单家独户、力量分散的小农经济，组织起来后就变成了力量集中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，就有力量向几百年来肆意欺负人们的泖田恶水宣战了。

伟大领袖毛主席说：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。在群众中也有着“水是命，肥是劲，土是根”的农谚，这些都说明水对农作

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农作物没有水就不能生长，而水过多也不利于作物成长。水，对泖田人民来说有着更加直接的关系。过去人们称泖荡田为“穷水窝”，其“穷”，除了受反动派的剥削外，还穷在“水”害上。新五公社的万亩泖荡田正是由于经常遭受水涝灾害，以致产量很低。

新五泖荡田为什么经常遭受水涝灾害呢？有三个原因：一、地势低，外河水位高，内河无控制设备，倒灌成灾；二、老河网河道弯曲杂乱，有网无纲，排水不畅，雨量集中时，内涝成灾；三、圩内田块高高低低，高田向低田排水，低田积水成灾。要防止水涝灾害，必须开河筑圩，打坝造闸，做到既不使外河水倒灌，又能把泖荡田内积水迅速排出去，解决地面水。

一九五六年春，农业合作化高潮时，泖田贫下中农首战送子庵江。送子庵江在万亩泖荡田的东南角，直通黄浦江。四千多个民工，奋战二十多天，把送子庵江开通了。这条河疏浚后，就打开了万亩泖荡田的喉咙，有利于排除东南方泖荡田的积水。

一九五七年冬，泖田贫下中农又掀起了一个治水高潮，就是大战西林塘河。西林塘是泖田中间一条较大的河道，从东北向西南弯弯曲曲横穿整个泖田。在解放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不顾人民死活，长期没有疏浚，因此泥沙沉积，河床越来越浅，成了万亩泖荡田中的一条“害河”。每年大潮汛季节，外河潮水就通过这条“害河”，向万亩泖荡田冲来，淹成一片汪洋。

那年冬天，一支二千多人的劳动大军，冒着刺骨的寒风，踏着冰冻的冬霜，向西林塘河宣战。连续奋战一个多月，把十多里路长的河道普遍向下挖深了二米左右，并把挖出来的